

20世纪

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思潮

王维 庞君景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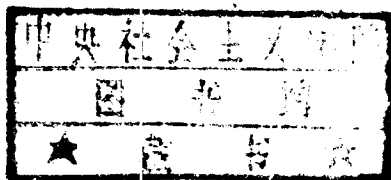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02330

20 世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思潮

王 维 庞君景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世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思潮/王维,庞景君著.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7

ISBN 7-81064-027-5

I. 20… II. ①王… ②庞… III. 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
IV. D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00387号

ERSHISHIJI XIFANG DE MAKESIZHUYI SICHAO

20世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思潮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北京西三环北路105号 邮政编码100037)

北京国马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1999年7月第1版 1999年7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375

字数 293千 印数 0,001~1,000册

定价 24.00元

内 容 简 介

如何来看待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中这样一些理论问题呢？有些学者认为：“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出现这样的‘多元论’观点是不足为怪的，一是因为它并不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二是因为那里的统治阶级是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用经济、法律、政治来调节各种意识形态在思想市场上的竞争的，它需要有这种‘多元论’的装饰”。我们认为用“市场经济”的存在来解释马克思主义“思想市场”的多元论，过于草率和简单化了，它无助于我们理论研究和发 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却会造成思想上的混乱。

当前，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相互渗透、相互交叉，产生了许多新学科和新理论，又进一步推动了科学的新发展。这不仅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和哲学也同样如此。今天，正如美国学者 R. 高尔曼（Robert A. Gorman）所指出的那样，“当代马克思主义就像是一块五彩板”，成为各种哲学派别标榜自己的饰物。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却显出某些不足，在“反对修正主义”的幌子下，对于马克思主义过多的是教条式的、僵化式的理解，妨碍了马克思主义自身的进一步发展。时代在发展着，社会在变化着，人们对于自然、社会和人类的认识正在日益深化，各种新的探索和研究也一直在进行着，新观念、新思想、新理论和新学说不断涌现，马克思主义只有紧紧地把握时代的脉搏，从新的实践中汲取思想营养，才能开拓新视野、发展新理论，跟上时代的步伐而不成为落伍者。

编纂本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向我国理论界和广大读者系统地介绍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研究状况。本书涵盖面广，在全面介绍有关流派的基础上突出重点人物和主要理论。对各种学派的介绍力求准确，不急于评论，更不在评论中采取那种“唯我独尊”式的武断、专横和粗暴态度。书后附有供进一步阅读的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献资料。

序

邢贲思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在国际上颇有影响的哲学思潮。严格说来，它不是一个统一的哲学流派，因为在它的名义下包含了不少哲学分支。这些分支有一个特点，其中的大多数都把西方近现代的某一哲学流派同马克思主义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多种牌号的“马克思主义”，如“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哲学的马克思主义”、“新托马斯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等等。

西方马克思主义究竟从什么时候形成？国内外哲学界历来有不同看法。有的学者认为，应从1923年卢卡奇发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算起；有的学者则认为，应从1930年科尔施出版《〈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现状——一个反批判》这部著作算起。主张应从科尔施算起的学者，理由是正是科尔施第一个使用“西方马克思主义”一词。而主张应从卢卡奇算起的学者，理由是正是卢卡奇第一次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提出挑战，发出“重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口号。我认为，如果不是就形式，而是就实质而言，应当说卢卡奇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最初代表。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牌号虽然众多，但其实质则是一样，这就是借口时代的变迁，借口马克思主义需要创新、发展，企图用西方近现代的某些哲学来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改造，使之变质、变形。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虽也被称作“新马克思主义”，其实这里的

“新”，决非创新发展之“新”，至多只是标新立异之“新”，甚至可以说是旧瓶装新酒之“新”。

诚然，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实践的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进步，马克思主义的确需要创新、发展。任何抱残守缺、墨守成规的态度，任何把马克思主义凝固化、教条化的态度，只能使马克思主义丧失它的革命批判精神，丧失它的创造进取精神，从而使之丧失勃勃生机。但是，马克思主义怎样才能创新和发展？靠从近现代西方哲学中吸取某些理论观点，能达到这一目的吗？显然不能。且不说近现代西方哲学中有不少不科学、不正确的观点，即使那些相对来说比较积极、比较合理的内容，也因为它们有的同时代的发展有所脱节，有的同某些国家的国情并不适应，有的至多是一种自然科学的方法，以此来分析社会现象就会发生偏颇。因此不能把它们当做普遍真理，到处推广。对马克思主义我们不能搞教条主义、搞绝对化；对西方近现代哲学，诸如黑格尔主义、存在主义、新实证主义、结构主义、分析哲学、新托马斯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等等难道就可以搞教条主义，搞绝对化吗？至于上述各种主义中的某些内容，则是同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根本不相容的，很难在它们之中找到什么结合点，很难把它们硬性捏合在一起。西方马克思主义这样做的结果，既达不到使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目的，也使某些西方哲学中本来具有的合理内容，丧失了它的合理性。此所谓合则两败。

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发展，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惟一正确途径，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现时代的特征，同各国的国情，同新的实践经验和新的科研成果相结合，研究新情况，发现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得出新结论。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之所以继马克思主义之后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几座里程碑，就因为它们真正做到了上述的要求。当然，马克思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也汲取了人类创造的一切思

想成果，正如列宁指出的，它的发展脱离不开人类文明的大道。

西方马克思主义虽然在整体上同马克思主义根本不同，但我们也不能对它采取简单化的、一概否定的态度。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有的分支如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社会有一定程度的批判，尽管这种批判没有接触到资本主义的本质，而只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由于技术和人的对立，造成人的异化、“单向度化”的角度对资本主义加以批判，但毕竟从一个侧面揭露了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有的分支如分析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强调科学方法，强调逻辑和语言的分析的重要性，这也是合理的。马克思主义在分析各种事物的现象时，除了主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论外，也可借鉴逻辑和语言的分析方法。此外，西方马克思主义各分支都把视角转向人的问题，强调研究人的主体性、人的价值的重要意义，这也无可非议。马克思主义也要研究人的主体性、人的价值等问题，只不过在观点和方法上有所不同。总之，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积极内容、合理因素，马克思主义都应当吸取和借鉴。

王维同志主编的《20世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思潮》是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力作。这部著作不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历史背景做了科学的分析，而且对较有影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分支一一做了深入细致的探讨，发表了不少独到的见解。他在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形式上的多样性的同时，指出它在内容上的共同性，这就是几乎所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都涉及到了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前一问题涉及科学技术的社会影响和社会作用；后一问题涉及到人的作用和人的价值问题。这两大问题不仅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也是当代西方哲学所共同关注的问题。这一分析抓住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各分支的异中之同，使读者通过西方马克思主义五光十色、名称各异的外表，能够把握它们的某些共同特点。

这部著作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作者从原著、原文入手，掌

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这就使他的立场有了坚实的基础。作者不仅对材料的使用、分析十分审慎，而且对于依据这些材料做出的判断，力求客观、准确，避免武断。这些都增强了该书的科学性。

作者在谈到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意义时指出，它既有正面的启发作用，也有反面的启发作用。正面的启发作用是指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包含的积极内容和合理因素可供马克思主义借鉴；反面的启发作用是指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错误观点进行认真研究，有助于提高我们对真理和谬误的鉴别能力，有助于我们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中总结出若干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作者的这一观点颇有见地。善于接受正反两个方面的启发作用，是我们对待西方马克思主义，同时也是对待一切西方哲学思潮的正确态度。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有影响的思潮，应当对它进一步进行研究。这些年来，国内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已经做出了不小的成绩，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涵盖的内容十分广泛，要全面、正确、深刻地理解它，还要做大量的工作。相信王维同志的著作的出版，必将对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如何看待学习与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

王锐生

王维先生主编的《20世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出版前，希望我为这本书写个序。我虽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专业的，但对于西方的东西，却不敢说熟悉。既然不熟悉，就不好以评论家自居，只能以一个历史唯物论研究者的身份谈谈：我自己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是如何看待学习和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

我以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认真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理由是：

第一，我们和我们的研究对象虽然都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学派，但对方是在西方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东西。“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的“西方”，如同“西方国家”的提法一样，不是一个纯粹地域性概念，而是政治性概念。正因为是在另一种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马克思主义”，所以它有很多东西是我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们所难以把握的。比如说，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是同西方发达工业社会里社会关系对人的奴役相联系的。“现代科学以及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上的技术已经创造一个使得人对自然的统治与社会对人的奴役并行不悖的世界”（本书第六章第五节）。东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虽然也可以从马克思的书中读到生产关系“异化”的论述，但这终究是纯粹概念的东西。结合马克思的论述有批判地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单向度的人”，可能有助于我们较为具体地来理解西方工业发达国家里的社会关系异化问题。因此，我也同意作者在“内容简

介”中所说的，“不急于评论，更不在评论中采取那种‘惟我独尊’式的武断、专横和粗暴的态度”。

第二，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这种规定的好处是人们懂得如何维护它、重视它。但如果缺乏辩证的态度，人们就会因为过于强调维护、坚持和保卫而忽视它本身还需要发展的方面和需要完善的地方。这是很自然的。当你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保卫它时，哪里会刻意去发现它的不足之处呢？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却丝毫没有这方面的局限。也许因为这个缘故，他们的理论里，虽然在总体上有致命的缺陷，却能够发现我们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长期重复的某些错误提法。比如说，首先对30年代起一直奉为神圣的前苏共“联共党史教程”（第四章第二节）中所说的“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和应用”的说法提出质疑和否定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点显然不是偶然的。目前，对这一错误提法的否定已为国内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所接受，因为它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事实。我举这一例子的意思是说，我们也可以从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学到一点正面的东西。

第三，由于理论界众所周知的原因，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领域显得比较狭窄。比如说，人的问题的研究（特别是人的个性发展的哲学探讨）是从80年代中期才开始的，而且还是在冲破了一些障碍之后，才得以开展起来的。至于全人类利益、生态哲学、价值观乃至实践唯物主义和主体性问题的探讨，都只是近几年来才展开的。相比之下，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现实的探讨和批判在视野上较为广阔，因而在不少的方面可以对人们有所启发。举例来说，“交往”的问题是100多年前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论及的。直到若干年前，国内才有人重新提出要重视研究“交往”的问题。反观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交往是他

们密切注视的研究领域。范进先生在我牵头的由中华社会科学基金会赞助出版的《社会哲学导论》中撰写了“社会交往论”一章。其中提到：“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并不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交往理论生搬硬套地纳入当今流行的（西方）交往理论的框架内，做一番解释后再宣布马克思是现代交往理论的创始人；也不是要用马克思对社会交往的理解来完全否定当今西方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种种交往理论，而是要，（1）认真研究当代西方社会科学中的交往理论的真实含义及其取得的成果；（2）真正弄清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交往理论的含义；（3）仔细考察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社会科学在交往理论上的差异，以及从这些差异出发来探讨马克思的社会交往理论在今天的意义和价值，从而以科学的态度分析、批判当代西方社会科学中的交往理论的不足与局限；（4）细心地发现马克思对社会交往概念的理解与现代西方社会科学中的交往理论的某些融合之处，汲取其研究中的科学成果，以便从理论上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哲学。”（《社会哲学导论》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出版，第128页）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用范进先生的文章，是想说明：我赞同范进先生的意见，而且认为如果这样做下去我们就有希望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论）开辟一个崭新的领域——社会交往论研究。至于其他类似的问题，也可以如此做去。总之，仅仅从拓宽研究领域的需要，我们也有必要认真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

第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存在主义者所论述的异化、商品拜物教和对个人命运的关怀，对于一个长期生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几乎未曾经历过市场经济生活磨炼的人来说，并不是很容易理解的。因此他们对这些论述的批判就难免令人有“隔靴搔痒”的感觉。我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批判往往打不中要害，其根源可能就在这里。

现在，在20世纪90年代，我们自己也生活在市场经济的条

件下了。纵然这是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但人们对商品货币关系的依赖关系却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过的。于是,在我们这里也就出现了所谓关于“人文精神”的争论。有人在呼喊:“找回”因市场经济冲击、拜金主义泛滥而“失落掉”的人文精神。也有人反驳说,真正健全的、符合时代要求的中国人文精神还没有建立起来过。“失落感”只不过是某些文人还没有“找准”自己在市场经济中的位置罢了。我不想对此做出自己的判断;只是指出:这种争议无非表明,尽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社会基本制度上确有原则区别,但既然都是市场经济,而一般市场经济又有自身的一般规律和运行机制,那么受市场经济渗透、影响的思想文化领域自然就会出现某些异中之同。所谓“同”,首先是指人们对商品货币关系的依赖,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拜金主义浪潮……我想,有关人文精神失落的呼喊、争论的现象,也许就是反映到思想文化领域中来的刚露端倪的异中之“同”吧?从这个视角来看,今天的中国哲学工作者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可能会有不同于以往(改革开放以前的)一番感受。自然,我们对立足于抽象人的西方哲学中的人本主义仍然持批判态度,但一个自身有了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体验的研究者在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时,定会在否定中看到比以往更多一些肯定的因素和成分。

我在上面只讲了如何学习与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并不是说可以放弃批判。我们对于西方的思想文化,如同对一切其他思想文化一样,始终都要持批判态度。只不过过去在这一方面讲得很多,所以在这里没有必要再去多重复。

王维先生主编的《20世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一书,在如何对待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态度上,作者的意图是很清楚的;所阐明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现实意义的这一立场也是可取的。此外,在本书的内容方面,以下三点是值得肯定的:

一、本书较全面地介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对当代社会的各个领域——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和科学技术方面等等——的深远影响。在全面地把握各种不同派别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方方面面渗透这点上，也还是做了一定的努力。当然，西方思想文化界的特点是新流派不断涌现，所以，“全面”只是相对的，只要主要流派论述到，影响不大的流派没有能介绍和列举，也是在所难免的。

二、作者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评价是严肃认真的。怎样算是严肃认真，人们的理解也不一样。通常的介绍有两种：一种是为批判而介绍，它给人的印象是“介绍只是为了树立一个批判的靶子”，这不能算是严肃认真；另一种是为了吸取营养，同时也要摒弃糟粕，这种介绍的立足点就不在“批”，而在科学地审查与考察。本书作者采取了后一种态度，对此，我是赞成的。

三、作者对各种流派的具体内容的评价比较中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可以给予肯定的东西和需要批判、扬弃的东西基本上做到恰如其分，即肯定其该肯定的，批评其该批评的；而且在对待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同流派共同来源的剖析上也是成功的。做到这一点不是很容易的。归根到底，这反映了作者具有很坚实的理论功底。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是一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课题，这方面我国的情况正处于方兴未艾，希望有更多的学者来关心它。

前 言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况

自 1840 年马克思主义这个“幽灵”在世界上产生以来，它对世界范围内的各个领域引起了重大冲击。自马克思逝世以后，马克思主义经历了风风雨雨一百多年的艰难曲折的历程：它的敌人公开禁伐的有之，那些机会主义者藉口时代不同了以种种理由进行篡改的有之……但是，与马克思主义一切敌人的愿望相反，它非但没有灭亡，反而有了比马克思生前更大的影响，不少仁人志士为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的实现，前仆后继、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由于马克思主义自身所具备的对资本主义深刻洞察的批判性和革命性，它在当代社会思潮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成了“20 世纪所有社会思想的产婆”，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正因为这样，被称之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一直是一切所谓“真”“假”马克思主义者最热烈争论的主题和彻底修正的对象。自本世纪 20 年代以来，世界形势的发展向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新的挑战，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开始出现了一批称之为对“马克思主义”有独立见解的学者。面对新的历史时代所面临的新问题，他们或将目光转向马克思较早期的原著，热烈地讨论这些原著的思想，注释性和评论性的论著大批涌现；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出发，纷纷论证马克思的真实想法，重新阐述马克思的这些早期著述中潜在思想对当代的适用性；或企图用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学说来“充实”和“完善”马克思主义。这是知识界经

历的一次新的突然的爆发，它在各种不同领域中引起了众多的“修正主义”的争论。而另一方面各种各样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社会科学流派、思潮也都以马克思主义为研究对象，在向它提出种种新的挑战的同时，还不断地从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汲取营养，丰富和发展自身的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探讨和重新解释已经涉及到了每一个领域，特别是哲学领域。

称之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科尔施 1930 年所著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现状——一个反批判》一书中。在该书中他指出，自 20 年代以来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争论，已不再主要是在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与第三国际的理论家之间的论战，而主要是“以考茨基的老马克思主义正统派联合了新俄式‘列宁主义’正统派为一方”，同以今天的无产阶级运动中一切批判的和进步的理论趋向为另一方之间所展开的论战。这种“无产阶级运动中一切批判的和进步的理论趋向”就是指“西方马克思主义”。书中有两处直接使用了这个术语：其一是在第三章第 13 自然段处，在谈到“方法与内容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应当重新把立足点从唯物主义移到辩证法”时说道：“这一程序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已变得非常流行”；其二是在注 17 中转引 M. 沃纳的《对“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一书的评述时，说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对立和比较。这样，我们就基本可以了解到，关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争论，是从党内逐渐地转向党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是一批持不同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再者，“西方马克思主义”，严格说来，它并不是现代西方哲学一个完整的流派。它有许多分支，如“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新托马斯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等。从名称上我们不难看出，尽管它们的后缀有

“马克思主义”，但其本质却由它的前缀所决定。它们事实上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派，只是从属于所冠哲学学派的一种思潮。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派别最早产生于 20 世纪 20 年代，这个概念虽于 1930 年提出，但在当时并没有多大的影响，更没有得到广泛的流传，直到梅洛-庞蒂在 1955 年重新提到它时，才引起较大的反映。在他的《辩证法的历程》中专辟了一章（第二章）论述“西方马克思主义”，并认为卢卡奇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者。以后，由于西欧、北美等国风起云涌的左派运动和学生风潮，更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壮大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不同的哲学学派和社会背景构成了种种不同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大体可归纳这样几种情况：

(1) 它产生于对马克思本人思想遗产的模棱两可的研究。我们知道，作为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马克思，他的思想发展过程存在着一个逐渐地转变的过程。简单地说，他是从一个青年黑格尔主义者转变而来的，这大致是以 1848 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为标志的。我们也习惯于将自这之后马克思所著述的著作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而 1847 年以前马克思所写的早期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大量的社会学方面的专著——几乎在马克思生前都没有发表，直至他逝世后半个多世纪才逐渐公诸于世，即使今天也仍未能有一套完整的文集。对此，新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只有一个马克思，竭力否认在马克思思想成长与发展的过程中存在“中断”或“转变”。从而，他们主张将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一些思想观点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而接纳。

(2) 有一些学者认为，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理论观点方面存在着某些差异。比如，马克思主张“摹写的认识论”，恩格斯在同意这种认识论的同时，还主张“能动的认识论”；马克思提出了社

会的辩证法，而恩格斯将这种辩证法的规律从社会扩展到了整个自然界，提出了“自然辩证法”；再又，作为“无产阶级圣经”的《资本论》第一卷是由马克思本人审定并在他生前出版的，而第二卷、第三卷则是在马克思死后由恩格斯整理后出版的，每一个有逻辑观念的读者都会发现，这之间存在着较多不一致之处，有些是相互矛盾的，如第三卷的价格理论否定了第一卷的价值理论。恩格斯在马克思死后整理其遗稿时，曾大量删除马克思的不少论点，特别是马克思的早期著作的内容。他认为马克思的一些著作中有许多玄奥的术语，晦涩难懂，需要有关于黑格尔方面的知识。恩格斯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像自然科学那样的实证主义“纯科学”，即将革命理论说成是自然发生的社会进化，只讲物，不讲人；只讲客观规律，不讲主观因素；只讲经济决定论，不讲辩证法，完全歪曲了马克思的本来思想。因此这些人主张要从现在人们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中剔除掉恩格斯的影响，还马克思理论以本来的面貌。

(3)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主义被认为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它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远影响，使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出现新的高潮。西欧一些国家，如德国、奥地利、芬兰、匈牙利等都相继发生了无产阶级革命，但最终都又失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生的经济危机，也没有能使社会主义革命成功，资本主义体系反而相对稳定下来了。欧洲一些共产党，在力图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遭到失败的形势下，有些人便怀疑列宁主义的正确性，他们认为第一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包括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等存在着对马克思思想理解的片面性。这些理论家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概念，是从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以及当时编纂过于草率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获得的，他们完全不知道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因此，理论上理解的片面性，必然导致实践上的偏斜。西方马克